



复活节到了，我决定做一道我敬仰的名厨朱莉娅·查尔德发明的红酒炖牛肉，这是唯一我喜欢、妈妈也喜欢做的一道菜。在电影《朱莉和朱莉娅》中，主人公把牛肉放进锅里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结果一锅肉都糊了。

红酒炖牛肉不是春天吃的菜，需要用小洋葱，现在不好买。我愣了一会儿，有些恼火，因为当年妈妈做这道菜时就放小洋葱。

在妈妈做的菜里，只有朱莉娅发明的菜是我爱吃的，但是现在我很少做，因为我做的菜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以下咽，这让我很泄气。

我上大学一年级时，刚刚 46 岁的妈妈患上了脑瘤，瘤子有海星那么大。那年夏天，她说头疼得厉害，而且眼睛看东西有重影。医生起初诊断她患的是甲状腺病，后来又说是低血糖、更年期综合症。治了半天，她的头疼还在继续，神奇的是，她每天亲手

给全家人做晚饭都坚持了下来。上大学前的那个夏天最漫长了，旧生活已经结束，新生活又前途未卜。那时我看到妈妈每天下午在做饭前都会吃 3 片阿司匹林，真不知道她是怎么硬撑着做的饭。

第二年新年刚过，医生给妈妈做了手术，但是只能切除一部分肿瘤。术后治疗很恐怖，据手术医生说，妈妈苏醒后，直视着他，问她还能活多久。医生告诉她，也许不到三个月。

二月的一天，妈妈完成了放疗和化疗。那一年我刚 17 岁，进入了加州大学。

我的生日是 3 月 2 日，一向少言寡语的爸爸提前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周日回家吃生日宴。我很高兴，家，意味着父母、蛋糕、还有我喜欢的饭菜。天真的孩子总是认为坏事情永远不会发生，我就觉得妈妈还能为我做生日宴，她一定是身体比以前好了，而且以后能康复。

生日宴

◆ (美国)凯伦·卡尔博 孙开元(编译)

我最钟爱的节日菜是土豆烧牛排，就让妈妈在我生日那天做这道菜，还有沙拉和小蛋糕。

但是星期日那天我踏进家门时鼻子一闻，就知道没有牛排。这不是我从小就熟悉的味道：奶油、韭黄、牛肉汁。妈妈在大餐桌旁给我们摆好了椅子，端着菜。她穿着常穿的那条绣着鲜艳花边的紧身裤，裹着一条橙色头巾，遮住了化疗后的光头。

我的心里涌起一阵委屈感，这不公平！他们打电话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牛排，但是妈妈没做。妈妈做的是红酒炖牛肉，我不是不喜欢，可毕竟不是牛排。不但没牛排，也没有烧土豆、沙拉和蛋糕。

我跟着妈妈走进厨房，我们都没说话，她在手术后说话很困难。妈妈靠在灶台上，面色苍白，因为手术，脸上的肉皮臃肿松垂。她将一片片牛肉从锅里盛出来，神情专注，动作精细，如同工兵拆炸弹那样一丝不苟。

一个星期后，妈妈去世了，我想，她可能是在临死前做一些简单的事情，红酒炖牛肉是她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

去年复活节，我自己也做了这道菜。我慌里慌张地给炖肉上调料，油溅了出来，弄脏了我最爱爱的连帽衫。我又做了两盘清炒胡萝卜和洋葱，同样是手忙脚乱。我一直为妈妈没在我生日那天做我最爱吃的菜而怨恨妈妈，我自己也为人之母时，才发现自己真正埋怨的不是一盘菜，而是妈妈那么早就离我而去。现在我的女儿超过 17 岁了，我能体会到，如果我也在这时离开人世，对于她来说是多么可怕。

复活节那天下午，我站在灶台旁一边翻动着牛肉往上浇汁，一边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现在，作为一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孩子，我很佩服妈妈的勇气。妈妈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站在灶台旁的最后几天，做了一盘她自己喜欢的菜。



生活
茶馆

名词和动词

◆ 李威(编译)

几年前，有一位公立学校的老师受雇于一家特教中心，并被分派到市里的大医院去探访那些因病住院的孩子。她的工作就是为那些孩子补习功课，以便让他们在病愈回校上课时，功课不至于落下太多。

一天，这位老师接到一个例行工作电话，请她去探访个特殊的孩子。当她记下那个孩子的姓名、所住的医院名称及病房号码后，打电话过来的老师又告诉她说：“目前，我们正在学习名词和动词，如果您能帮助他学习，让他不至于落后于其他孩子的话，那么我会非常感激您的。”

直到这位家庭访问教师来到那个男孩的病房门外，她才知道他住在医院的烧烫伤治疗中心。而在这之前，并没有人告诉她在进入病房之前应做哪些准备，以及进入病房后会看到什么。为防止感染，她必须穿上医院为她准备好的无菌长袍，戴

上无菌帽和口罩。此外，她还被告知千万别摸那个男孩，也别碰他的床，而只能站在床边，透过口罩才能和他说话。

当她经过一番冲洗消毒，并穿戴好无菌衣帽和口罩后，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轻轻地走进了病房。病房里静悄悄的，那个小男孩一动不动地躺着，严重的烧伤使他显得很痛苦。面对这一幕，她顿时惊呆了，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了。但她已经进了病房，想转身退出显然不可能。沉默了一会儿，她才结结巴巴地道：“我是探访医院的特殊教师，你的老师让我来帮助你学习名词和动词。”从医院回来后，她感到很难过，因为她认为今天的辅导是她在当家庭访问教师以来相当失败的一次。

第二天早上，当她再次来到医院时，一位烧烫伤治疗中心的护士问她：“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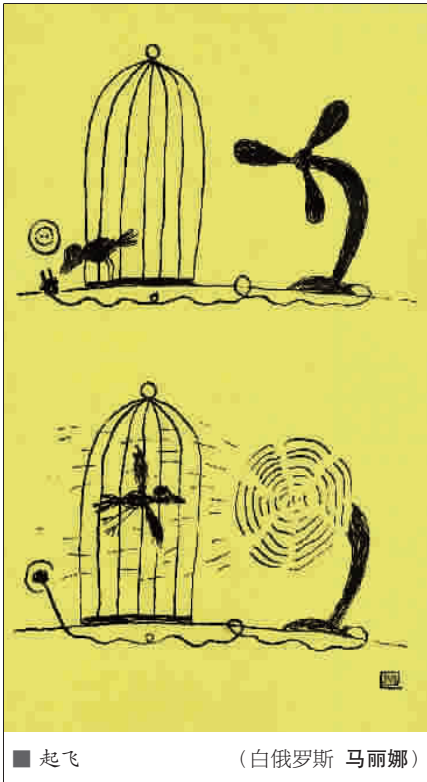
我刚被一家银行聘为客服小姐。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很珍惜它，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好这份工作。这时，一个小伙子朝我走了过来，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一直看了一两分钟，既不开口说话，也不走开。我礼貌地问他：“先生，我能帮你什么吗？”“当然。”小伙子毫不迟疑

客服小姐

◆ (美国)琼·本奇 尹玉生(编译)

她答道：“你能快点走开就是帮我大忙了。”我被他的话气坏了，话中充满了对我的轻蔑和讥讽，我强压着怒气，说道：“先生，请再说一遍？！”他看出了我强压

的不满，微笑着指了指我身后，说道：“你误会了。”我转身看了看身后，那是电子公告栏，显示着最新的汇率和利息。原来，我挡住他了！



快乐
城堡

出示徽章

◆ 张维(编译)

一个由美国缉毒署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组成的三人调查小组来到内布拉斯加州西部的一个农场。

调查小组的人员对农场主说：“有人举报你的农场里藏有毒品，所以我们需要对你的农场进行搜查。”“悉听尊便，”农场主对他们说，“不过你们不要进那个牧场！”说着，农场主朝不远处有围栏的那个牧场指了指。

这句话惹恼了调查小组的一名工作人员，他立即掏出徽章，举到农场主面前。“先生，请你好好地看清楚了！”他声色俱厉地对农场主说，“我们代表美国联邦政府前来执行公务，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随便查、随便看，没人可以阻拦我们！明白了吗？”“明白了！”农场主诚惶诚恐地点头。“明白了就好！”调查小组的人员说，“这样吧，你去忙你自己的事情，我们现在就开始着手你们的调查工作。”

几分钟后，农场主忽然听到了惊恐的叫声，他赶紧循声望去，原来调查小组的工作人员全部进入了刚才他警告过的那个有围栏的牧场，此时此刻他们正在牧场里抱头鼠窜，原来那几条最强壮、最凶猛的公牛正跟在他们后面紧追不舍。凶狠的公牛每逼近一步，这三人就发出绝望的尖叫声。

农场主赶紧丢掉手中的工具，跑到牧场的围栏旁边，竭尽全力朝他们挥手喊道：“徽章、徽章，赶快向公牛出示你们的徽章！”



哲理
世界

父亲在向我解释游戏规则：“很明显，球是圆的。”他把球拿在手里，用手指指着，来向我显示它确实是圆的。

我笑了，点头表示同意：“是的，圆的。”

“很好，”他说，“我们继续。规则明确提出，球必须要不断被拍和运。”父亲边解释边做着示范，首先用左手，然后又换右手。他做了胯下运球，然后是背后运球，接着又用一根手指挑起球，让它在自己指尖旋转着。他笑着让我试试看。我试着左右手换着拍球，但是当我想像他刚才一样运球时，球碰到了我的脚，弹开了。

“不坏，”父亲笑着说，“游戏本身很简单。球不是在这，就是在那儿。让球不断地转移，尽你所能，明白吗？”我笑着点头表示明白。“很好，”他说，“虽然规则简单，但也有复杂的情况。某些词汇会被不断重复强调，‘团队协作’就是最重要的词。”“‘团队协作’？”我问。“‘团队协作’是队中每个选手都必须具备的观念，有时候，牺牲个人的某一部分，能更有利于整个队伍。比方说，”他说，“如果你喜欢控球，但却不是队里最好的控球手，‘团队协作’就要求你

游戏规则

◆ (美国)布兰登·卡明斯 朱思(编译)

必须服从另外那个队员，让他更多时间掌控球权，这对全队是有好处的。”

我笑着聆听父亲的解释。“是的，孩子。”他接着说，“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笼统，是吧？”我点头表示同意。“其实，”父亲的声音变得低沉忧伤起来，“‘团队协作’常常被错误理解。我自己就曾经误解，这让我葬送了自己。我曾是个防守型后卫，而且我也擅长这个，相当擅长。”他看着手里的球，带着追悔的语气说：“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相当无趣。但等我意识到时，已经晚了。我可不想你重蹈我的覆辙。不，儿子。”

“‘团队协作’要求球掌控在核心手中，如众星捧月。孩子，你一定要成为那个核心，集中你的精神，做到最好，别让别的事情影响你。这是一个追求赢球的游戏，”父亲的嗓门明显高了。“你要想赢，就要掌控，抓住机会。懂了吗，孩子？”我笑着点头，但我开始有些困惑，这些规则，似乎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好吧，孩子，如我所说，这是个把球运转到这边或那边的游戏。你必须，你也一定可以，做到最好，成为队里最有创造

力的队员。这样，他们甚至可能让你来担当队长，”父亲充满期待地看着我。“孩子，这意味更多责任，是个很重要的荣誉。有时候，球队表现不佳，甚至输了，那么你还要出面来解释原因。”

“但状况总不会老是糟糕的。这个位置会带给你更多好处和特权。毫无疑问，你会是学校最有名的男孩。你可以和最漂亮的拉拉队队员约会。大学招聘员趋之若鹜，来追逐你。孩子，只要你够出色，进大学，奖学金，都不在话下。这可就给你可怜的妈妈解决了大问题！”

“毕业之后，谁知道呢？你可能被选入职业队，靠这个简单的游戏轻易挣到大钱。我们会为你的成绩骄傲，随之而来的还有副产品，就是每周末都能够在电视上看到你的面孔，邻居小孩们长大后都想成为你。”

“这就是全部了。球是圆的，它需要不断运转。这很简单，不过，当然，有时候也挺复杂的。好的，孩子，你觉得怎样？”父亲把球传给了我，问。我的思绪难以形容。说实话，听完这些规则，我突然感到手里的球变沉了，突然觉得自己不怎么想打球了……